

王  
陆  
上  
师  
文  
辞  
与  
书  
信

王骧陆上师 著

# 《骧陆上师文辞与书信》

王骧陆上师 著

心密之家 2023 年 12 月排版



| 以禅为体 以密为用 以净土为归 |

## 目录

悼印光大师文 .....	1
弥陀法会二周年纪念辞 .....	3
《学佛一得》序 .....	8
复元音老人书信 .....	9
复巢海容居士书信 .....	11
谈运用佛智因应逆境之道 .....	11
读赵士甄大居士致海潮音书跋后复张仁海阿阇黎函 .....	14

## 悼印光大师文

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，于庚辰冬示寂于灵岩山，天下悼之。从此净宗失所依怙，末法众生，何缘之慳也！师之密行不可测。昔居普陀时，每夜自课，无日不有山鼠千数，叠伏窗外，静听佛号，课罢乃去。徐蔚如姊婿告我如是，则其密行德化可知矣。余苦不文，未能表扬万一，当发愿广宏净业，此文亦聊以塞痛尔。

懿与光公，一代之宗。终南拔地，屹屹雄峰。  
诞生圣者，灵秀所钟。通儒通佛，其犹神龙。

云起自陕，法雨徂东。六十年间，震聩发蒙。  
伤此末世，冀挽颓风。躬行为法，戒德是崇。

时在沪上，共仰云坛。为请法益，幸得瞻韩。  
同舟赴甬，相叙为欢。勸我精勤，启我禅观。

始识苦心，非守一经。为开方便，立此典型。  
一句弥陀，以作心铭。岂乐小法，而分渭泾。

公之密行，非世所知。德化禽兽，灵异难思。

诲人不倦，最惠之施。巍巍功德，不让莲池。

呜呼人天，失此福田。谁为依怙，使我情牵。

灵岩在望，崩劣之巔。慈云常住，三千大千。

民国辛巳新春浙西王骧陆拜书

## 弥陀法会二周年纪念辞

沪市贵州路寿圣精舍之弥陀法会，由谛明老和尚所成立。每月逢期念佛，并请王心湛老居士开演各种经论，法施功德不可思议。去冬八月，谛明老和尚圆寂，法会由达圆师继续维持。今为成立二周年纪念发行纪念刊，嘱略说念佛因缘，谨贡所知，用为随喜。

念佛当以归宗为究竟。明知究竟亦不可得，以诸法空相故，无自性故，但为初基人暂立一目标，使其有所宗，故以归宗为究竟。而归宗非一时之功，于未能归宗前先取于法，应法大势至菩萨之念佛为无上简捷之正法。菩萨念佛系本于超日月光佛之所教授，由念佛直证三昧，将六根摄于一念，念念相继而得三昧，此为正宗。又《佛说观无量寿经》释迦世尊告阿难云：“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诸佛正遍知海，从心想生，是故应当一心系念”云。此念佛必重观想以归宗为究竟者也。又《悲华经》宝藏如来说无量寿佛未成佛前之因缘，谓彼佛以发大愿力故，取清净土，离于五浊，此以愿力以归宗为究竟者也。总不外乎以心为主，故念佛法都摄六根，将散乱心先摄于一，一归于空，并空亦不着，斯名为净。由此入于大光明藏，平等本际，圆遍十方，其势力所至无有边际，故名得大势。斯言也非尼摩太子之所臆造，当其发愿时，即得十方恒河沙佛各予授记，诸佛世界同时六种震动，雨须曼那华同为证盟，此是无上胜

缘，故世尊说《阿弥陀经》，再三嘱咐应当发愿。从知一切入佛法门，无不以心念为主。盖成佛者，籍于心也，非仅依于口也。

修净业者执持名号，亦依据三密故。结弥陀心印为身密，口持名号为口密，心作观想为意密。良以南无阿弥陀佛实是一句咒，即是小往生咒第一句“南无阿弥多菩耶”七字，而此七字实系讹音，正音为“南无阿弥陀菩达耶”八字，读快即又成六字，译为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昔为方便初学起见，求其音调一致，乃加以法器而音放长，久之遂忘其为密法而偏重于净土，此净宗之始也。然音虽有异，能持至一心不乱，一样证入三摩地，自得十方诸佛之所护念，又与禅宗何别！愚者强分为三，割裂经义，何异谤法。谨以初祖达摩大师《破相论》语以为证明：《论》曰：“夫念佛者，当须正念，了义为正，不了义为邪。正念必得往生，邪念云何达彼？佛者觉也，所谓觉察身心，勿令起恶；念者忆也，所谓忆持戒行不忘，精进勤了。如是义名为念。故知念在于心，不在于言。因筌求鱼，得鱼忘筌；因言求意，得意忘言。既称念佛之名，须知念佛之道。若心无实，口诵空名，三毒内臻，人我填臆，将无明心不见佛，徒尔费功。且如诵之与念，义理悬殊，在口曰诵，在心曰念。故知念从心起，名为觉行之门；诵在口中，即是音声之相。执相求理，终无是处。故知过去诸圣所修，皆非外说，唯只推心。即心是众善之源，即心为万德之王。涅槃常乐，由息心生。三界轮回，亦从心起。心是一世之门户，心是解脱之关津。知门户者岂虑难成？知关

津者何忧不达？窃见今时浅识，唯知事相为功，广费财宝，多伤水陆，妄营像塔，虚促人夫，积木叠泥，图青画绿，倾心尽力，损己迷它；未解惭愧，何曾觉悟。见有为则勤勤爱著，说无相则兀兀如迷。且贪现世之小慈，岂觉当来之大苦。此之修学，徒自疲劳，背正归邪，谎言获福。但能摄心内照，觉观外明；绝三毒永使销亡，闭六贼不令侵扰；自然恒沙功德，种种庄严，无数法门，一一成就。超凡证圣，目击非遥。悟在须臾，何烦皓首？真门幽秘，宁可具陈？”又云：“佛性不从心外得，心生便是罪生时，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无物，若欲求佛但求心，只这心心心是佛”云。祖师分明道：在口曰诵，在心曰念。念从心起，为觉行之门。过去诸圣所修，唯只推心。故持名时必得念佛，心中忆念于佛，如子忆母。世人将唵佛与念佛混，以声高数多为胜，欲做到一心不乱已属难能，更何况分宗立派？误以各宗所证之果各不相同，仿佛修密宗所证得的菩提，与禅宗所证的不同，而他宗所修的绝不是净土。自误误人，不知伊于何底？

修净业的人又有一句口头禅，曰：“带业往生”。误解之则受害不浅矣。业有善业恶业净业秽业与无记业之分，以严格论，有业即非净。如何名曰净业？此净业者比世业为净，乃相对之净耳。于净秽二见，常生憎爱，有憎爱心，养无明故，相秽求净，如何成就？试参《圆觉经》世尊告清净慧菩萨所言，谓“世人耽著五欲，此名凡夫，得遇善知识，教令开悟，已得法界净”矣。不知转又执

取净解“而生净碍，故于圆觉而不自在”。而未登地的菩萨又有见解为碍，虽断见解，还住于见觉，因此见觉为碍而不自在云云。所谓得法界净者，净业也。断见解者，住于见觉者，皆净业也。称为业者，尚未究竟故，不得名为随顺觉性。但修至此已属不易不易，然此时与西方之缘已熟，此生业报将尽，微细法见虽未除净，亦可带之往生。往生已，只要从五根五力修起，修去此微细法见之余业耳。此为见业而非恶业，世人误解此净业为秽恶之孽，然则犯法破戒之人皆可往生乎？至于临终念佛以十念往生者，此有三种：一、夙世或今世西方缘已成熟，已做到一心不乱，口持圣号不及十声，即往生也。二、有诸菩萨以愿力故，特示恶行以逆度众生者，于临终时表示往生之易，用以鼓励世人一心向往，而有此行。极言一念之转顿可超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此菩萨方便慈悲也。三、又有恶行众生，魄力坚强，情性爽直，虽有恶行而转念极快，至临终时，悟到一切皆空，便一齐放下而得往生。然亦必先有其因缘也，经上明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。若志性疲软之恶众生，平日与世事尚无担当，临终岂能有力。虽一时心愿，如以箭射空，力尽还堕，断断不能往生也。故用功在平时，平时有力，临终方有把持。若为世情爱欲所牵，单靠十念或赖人助念，无有是处。况十念云者，口持名至十度也，即一念也，一心专忆也。初学人当为细释，勿使误解可也。

总之，宗宗皆归于净。一切不可得之谓净，必至能所双亡，并

西方之见亦不立，是谓净。果能心无所住，此境即已入佛。凡净宗之念佛，禅宗之参话头，密宗之持咒加行，都是入净的幻法，尚不名净，但曰净业而已。若言于净，净有何相？直无你开口处！奉劝世之修净宗者当以净为宗，毋执取东西方与净密而分胜劣。即修禅宗者，亦不必打讥讽（《觉有情》原文此处为“讥讽”——校对者注）引公案而分胜负。同处于生死海中，未必彼善于此。应先速自了，老实念佛，至一念净，念念净。一日如是，七日亦如是，即往生矣。生前不往生，死后如何往生？法会者，同以此法相会，即君子以文会友之意。千会万会，同此一会。弥陀性海，岂有二哉。我人为报佛恩，当努力自修，并合力维持此法会以广法施可也。谨祝弥陀法会精进无量！

（本文载《觉有情》半月刊第七卷第十九、二十期合刊 1946 年 6 月出版）

## 《学佛一得》序

自西历千九百十五年德国爱司敦氏（爱因斯坦——整理者注）发明相对律后，西方科学界之观念，为之大变。盖用科学以研究宇宙万有，当进一方便法门矣。相对律者，以上下左右前后过去未来为对者也，深合乎我国易理。凡宇宙万有之变化，不出乎此。而我大雄氏之言“成住坏空”四字，已尽其循环生灭之妙。故科学发明，其他神教，即失所依据，独佛法逾见明显。而佛经所云，如音声遍世界；如观身如虫聚；如水中皆众生；而又虚空无尽、世界无尽交相摄入如来珠网等说，无一不与科学相合。是佛以科学法指示虚妄，解除众生之痛苦。而众生反以科学法执迷幻想，增进自己之烦恼。故西方之运用科学，与东方之信仰哲学，诚不免于谬误，厉害正负相同，且名执我见，绝不融贯，此东西文化不能沟通极大原因也。

克兰柔夫人抱宏法利生之愿，欲以佛法使东西文化携手。前既有《余何以信佛》之作，今更有《学佛一得》一书，引印度哲学及诸家学说互相证实，是西方科学界之观念又将一变矣。读毕不胜欢喜赞叹，乃濡笔叙之。

民国十六年十二月海盐王骧陆

（《学佛一得》系英国优婆夷克兰柔著，悟虚译——整理者注。）

## 复元音老人书信

钟鼎贤契：

接信并款收到。

心菊是用功的人，又是个不会用功的人。凡用功者莫不求有所得，即是不会用功者。更有一班以为即此便是，不求深造，于力上加功。茫茫荡荡，入流浪而不觉，是偏于空而不觉，此又岂是用功之人？怕妄念、求入定、开喉即见心矣。且问伊何以谓之妄念、何以为之定？凡慧目初开之人，正要伊加功认识得清，不可草草，认为即此便是一了百了矣。

一了百了者，是本来如是。但力有未足，一时见到，还在光影门头，尚做不到如是。世人遂分理事为二。经上亦云：理属顿悟，事属渐除。故见到还不能算数。初起妄念，是怕伊、必打杀伊，所谓“护生须用杀”。到中间，才知妄念是妄。既云“妄”，则非实，何又怕他！但只防他。再到后来，又知妄是烟焰。根本不举火，妄依何处而立乎？

故真妄不二，同一缘影。无圣凡、无动定、无垢净等等。以无生灭故，只常常凛觉。一见了更不着这见，所谓“一见更不再见”，以本来如是也，一了更不言了矣。所谓“悟”者，且道悟个什么？悟得心心法，所谓“再用何工”。可自己于此中求得，更不必多所取法，或与古人争胜劣。所谓《指月录》公案中，一一境界不同，我即借以考证而已。不是不可看，只不要多求深入，成一净

妄，是出一海，又入一海也。

来书所云，果能念念不愚，自然常生智慧，一切处不为所惑，阅经论亦不为所惑。求道理、求神通即惑了也。定中明见十方世界等等，是神通作用，此定乃不惑。后力量充足，绝无隔阂，与法界无不相通。无能见所见者，谓不着于能所也，非离能所也。古人云：“见色闻声不用聋”，正是此意。来论是偏于空无了。你此时力尚不足，如一小树，虽成形，未可取以为栋梁之材，然终有此希望也。性急亦是习气，多疑正是烦恼。

《觉有情》所载藏密所修法，彼是西藏人，尚不通华文，于成佛之义未能阐明，而世人好奇往求者，亦是根本不明成佛为何事，终不知见性成佛之义，总以为有神通即是佛也。此理不可草草，谈过当俟异日。体用二义要分明，世人重用不重体，重枝叶不重根本，奈何？

又破三关一说，不是容易事，不到八、九地，不能破重关。破了重关，古人还不许是禅。本来禅是什么，一着你的口，便成口头禅也。哈哈。

月底可以到申。正想法打通行证，至多一个月，不能再多矣。

匆复，即颂：

日祉。

相六手书

廿日

## 复巢海容居士书信

### 谈运用佛智因应逆境之道

（去函）

骧师法座：

沪上叩别桀训亲承，西行以还，思慕积岁。比闻驻锡江南，普  
施法雨；内典阐圆觉之旨，法坛传无上之密，翘首莲座，无任钦  
仰。弟子德薄能鲜，无补时艰，利济有情，拯拔乏术，矢勤矢慎，  
难挽滔天之劫，必公必诚，莫解我执之私。慨念社会舞台，人生闹  
剧，世风好诤，末俗尚斗，因果相循，劫难辗转，碌碌权势，庸庸  
名利，扰攘纷纭，自缠自缚；日月逝乎上，体貌衰诸下，忽然解脱  
大事竟被贻误，此志士之大痛也。兹因邮递复通之际，谨具芜笺，  
恭叩慈安，伏祈时赐开示，觉其愚顽。

专肃敬颂法体安康 四大顺适 光寿无量 诸行成就

弟子海容顶礼

（复函）

海容仁弟足下：

一、接由吴中转来信，极慰悬悬，知以环境关系，常乏兴趣，因又系念不置。当知环境一切，无非是玉成我者，处处是助道因缘，不论冤亲，皆我善知识；得获教训，难能可贵，应思报德，此大悲心之所由起也。

二、我人处世，一切唯使心田定而已矣。处世即须与世有即，但虽即而不可与逆。凡看不入眼即逆也，贪喜不舍亦逆也，麻木不仁亦逆也。应明知之而勿为所移，必人法双空，空即自定。如空力不足，遂有种种分别烦恼。须知娑婆世界，称为五浊，又曰恶世，如入厕而欲求香，又谁之过耶？菩萨明知之而不惜劳苦以为救度，尽一分是一分，成败得失勿计也。一以尽心，一以练心，虽更不堪之事逼到眼前，因早已计及法尔如是，庸何伤哉？

三、今言救世，不必于果上太著力，吃力而不讨好也，惟须于因上多努力，作一先知先觉者。目前尚非我等放手做事之时，一切皆有待因缘时节，惟宜多自充实。

四、以足下之才之美，日后必可大用，此时正好练气。环境如是，是福不是苦，一切皆赖其玉成也。近来用功，宜致力于“无碍”二字，一切一切试观究有碍否？碍与不碍，皆我幻心妄作，以为有碍，自生颠倒，此即是自缚，非定也。足下宜放开心胸，看一切本来如是。日月虽逝我不逝，我之工作岂此一世耶？

五、智者处世，看处处是道场，了达世间一切都是幻化无常；

初以为有希望，到其闻即不无失望。须知法尔如是，正因我之希望乃有如此失望耳。足下备尝辛苦，得到教训不少，莫负此环境也。一转即是菩提，宁非快事。一人在外，身体宜保重，劳力勿劳心，劳心勿劳神，此身心正大有为，至嘱至盼。

勿复。即颂

近祉

骧陆合掌

## 读赵士覲大居士致海潮音书跋后复张仁海阿闍黎函

敬复者阅双方来书，某君所云似太偏执。于王之攻击，名为护持正法，不知有争即非正法，即非佛子，不容恕也。末法时，斗争坚固，今日之谓矣。总之人与法，不能并论。法是佛传，业是人造。因人而谤法，同入地狱，其愚诚不可及。王之为人如何，我不得而知，其所传法，实高野山正宗，某如指为不当，则修东密者已无量万众，未见有人指为魔法而疑谤也。若因王为居士，不应传法，则彼不应以此论告阁下，以阁下亦居士而得阿闍黎位者，彼始终不知“僧”字作何解。赵居士所论，实为至当，魔佛二字，甚难辨别。有执为魔，无执为佛；有见为魔，未见为佛；执佛见为魔，分别二见者亦为魔。文殊执佛见，即贬向铁围山去，此佛法之大经，不容稍借人情。一切以心地为主，不明心地，则一切颠倒烦恼，皆由我执而起，此见浊之所最难破也。今人通病，每喜忤世以鸣高，不知人之有恶，佛法即视同己过，逆之即为助恶，以助其嗔焰，责又在我。故必以大悲心，善巧处之，如转之力强，争之有益，古人有不惜生命以赴之者矣。如无力转彼，虽争无益，宁忍以待机，或引经论以正之劝之。若攻击个人之私德，是自己先入地狱，反悯他人入地狱，断断不是道理，又何正法之足护持哉？比丘

之堕落，无可讳言，近数十年，幸赖居士出而宏法，比丘疑忌益众，遂藉口一部分之戒相，指为破三宝蔑僧宝。彼不知“僧”字作何解，亦不知“和尚”不能专称僧之义，又戒体戒相之义亦不辨，遂以为佛法从此破灭。岂知佛法本无破灭，只是衰落，而衰落原因，正由此辈。此辈门户之见既深，人我之见太严，执一文一句，废全经全义。乐小法者，终不配读经。法华会上，五千退席，正是此辈！总之先入为主，不由般若入手，逢法必缚，见法生疑，亦无法劝解之也。

海盐王骧陆撰

（本文载《密教讲习录》第44期1933年）